

从“怡红”到“悼红”：贾宝玉心性中的生命美学与曹雪芹的悲剧投射

孙佳萍^{1*}, 任世权²

(¹ 揭阳开放大学, 广东 揭阳 522000; ² 《〈红楼梦〉版本研究辑刊》, 江苏 南京 210049)

摘要:《红楼梦》以红色为主色调, 从服饰配色、居住陈设、命象征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渲染, 贾宝玉置身其中, 自然被厚植了“怡红心性”。所谓“怡红心性”, 着重表现为爱“红”之物、怜“红”之人、悦“红”之灵, 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淫”概念密切相关, 体现其超越世俗的“情不情”精神。这一心性也折射出曹雪芹的“悼红情结”, 即对美好事物消逝的哀悼。宝玉从“喜聚”到“散场”的人生历程, 意味着“有情之天下”的幻灭, 最终甚至以“悬崖撒手”的方式完成对封建礼教的终极叛逆。

关键词:《红楼梦》; 贾宝玉; 怡红心性; 曹雪芹; 悼红情结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6.662>

From "Delighting in Red" to "Mourning Red": The Aesthetics of Life in Jia Baoyu's Character and Cao Xueqin's Tragic Projection

Sun Jiaping^{1*}, Ren Shiquan²

(¹ Jieyang Open University, Jieyang, Guangdong, 522000, China; ² Compilation of Studies on Editions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anjing, Jiangsu, 210049, China)

Abstract: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employs red as its dominant chromatic motif, imbuing elements ranging from attire and décor to symbolic meanings. Immersed in this scarlet world, Jia Baoyu naturally develops a "Red-Affinity Disposition". This disposition manifests as his devotion to red objects, compassion for red-associated individuals (especially women),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red spirit (beauty and vitality). It is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the author's concept of "mind-love" and embodies Baoyu's transcendent "affection for the affectionless" spirit. This disposition also reflects Cao Xueqin's "Red-Mourning Complex", a profound lament for the inevitable fading of beauty. Baoyu's journey, from cherishing gatherings to mourning their dispersion, signifies the shattering of an "affection-governed realm". Ultimately, he enacts his ultimate rebellion against feudal rites through the dramatic act of "casting himself from the precipice".

Key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Jia Baoyu; Red-Charmed Disposition; Cao Xueqin; Elegy-for-Red Complex

引言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广东远程开放教育科研基金项目《〈红楼梦〉在广东地方剧种的改编研究——以潮剧红楼戏为例》(项目编号: YJ2433)

作者简介: 孙佳萍 (1995-), 女, 广东揭阳, 助教,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任世权 (1991-), 男, 江苏南京, 副编辑, 研究方向: 《红楼梦》

通讯作者: 孙佳萍, 通讯邮箱: 1370797510@qq.com

元妃归省,为省亲别院中各处殿宇赐名,将宝玉所题“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并赐名为“怡红院”。奉元妃之命,是年二月二十二日,宝玉并姐妹们搬入园中居住,自此,宝玉居于怡红院中。海棠社作诗取号,宝玉号为“绛洞花主”,又得名“无事忙”“富贵闲人”,但李纨评诗时,又称他为“怡红公子”。综观全书,红色与主角贾宝玉的人物塑造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所谓“红”,既指红色本身,又可以代指以女儿为代表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同时,也可以与名字中有“红”的人相关联。^{[1]9}所谓“怡”,主要有两个含义:一即和悦;二即喜悦、快乐。^{[2]488}“怡红”即是贾宝玉为人处世及人物性格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可以将贾宝玉的性格归结为“怡红心性”。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怡红院为中心,为贾宝玉创造了一个被红色环绕着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怡红”成了贾宝玉心性中的生命美学,剖析贾宝玉的“怡红心性”,对解读曹雪芹“悼红情结”在《红楼梦》中的悲剧投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造“红”之境

《红楼梦》叙事善用千皴万染,对同一个内容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反复表达同样的意涵,在潜移默化中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心灵的共鸣。通过翻检书中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红楼梦》中所用到的颜色词,属红色范畴的最多,涵盖了红、红红、红色、红晕等总计59个,约占总数的25.88%。^{[3]11}除人名外,累计出现红630次,赤28次,朱29次,绛24次,总计711次。^{[4]215}作者有意识地从不同的角度把红色嵌入行文之中,从而使其成为《红楼梦》毋庸置疑的主色调,营造出满是红色的环境,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衣饰配色之红

在《红楼梦》的衣饰描写中,红色作为高频出现的色彩符号,不仅承担着视觉审美的功能,更被曹雪芹赋予深刻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第三回贾宝玉甫一登场,书中即通过黛玉的眼睛对其形象进行了浓墨重彩的细致描写:刚从庙里还愿回来的贾宝玉身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转身回去换了冠带,则换为银红撒花半旧大袄。初见林黛玉时,贾宝玉在外和在内的两种装束,均以红色为主。这一设计绝非偶然,而是作者对人物身份、性格及命运的有意暗示。细数贾宝玉在文中其他地方的种种衣着,我们不难发现,红色的衣服的确是宝玉的日常,除第三回外,贾宝玉颇有代表性的红色衣物还有:大红猩猩毡斗笠(第八回)、红袄(第十三回)、大红金蟒狐腋箭袖(第十九回)、半旧红绫短袄(第四十五回)、大红棉纱小袄子(第六十三回)等等。

梳理《红楼梦》衣饰描写,可见在前八十回中的主要人物中,王熙凤有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银袄(第三回)和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第六回)、薛宝钗有大红袄儿(第八回)、林黛玉有大红羽缎对衿褂子(第八回)、鸳鸯有水红绫子袄儿(第二十四回)、袭人有银红袄儿(第二十六回)、史湘云有大红猩猩毡昭君套等(第四十九回)、邢岫烟有大红猩猩毡(第五十一回)、麝月有红绸小棉袄儿(第五十一回)和红绫抹胸(第七十回)、芳官有海棠红的小棉袄(第五十八回)、香菱有石榴红绫(第六十二回)、尤二姐有大红小袄(第六十五回)、尤三姐有大红袄子和红鞋(第六十五回)、晴雯有红小衣红睡鞋(第七十回)、司棋有红裙子(第七十一回)。除上述罗列的女性人物外,在男性角色中,仅北静王水溶有碧玉红鞦带(第十五回)和蒋玉菡有茜香罗(第二十八回),合计16位。

不难发现,红色的衣饰往往被曹雪芹用于其所欣赏、所歌颂、所赞扬的人身上,除了贾宝玉,主要分布于两类人物群体中,一类是围绕着贾宝玉的众多红楼女儿,一类是与贾宝玉相互引为知己的男性角色。在众多红楼女儿中,红色均以凸显她们的性格特质,如王熙凤的大红服饰与其泼辣张扬的个性相契合,黛玉的大红羽缎对衿褂子(第八回)隐含其外冷内热的情感内核,尤三姐的大红袄子和红鞋是其刚烈贞洁的视觉宣言。而在北静王水溶和蒋玉菡身上,红色(碧玉红鞦带、茜香罗)则成为他们与贾宝玉精神共鸣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其他男性角色如贾政、贾珍、贾琏等极少着红,反衬出作者对与贾宝玉一样的离经叛道者的隐性褒扬。

1.2 居住陈设之红

第十七回到第十八回,对贾宝玉所居住的大观园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叙写:

说着,一径引人绕着碧桃花,穿过一层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俄见粉墙环护,绿柳周垂。……

一入门，两边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着数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一面说话，一面都在廊外抱厦下打就的榻上坐了。……宝玉道：“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固有蕉无棠不可，有棠无蕉更不可。”……“依我，题‘红香绿玉’四字，方两全其妙。”……

到了第二十六回，又借着贾芸的眼睛，对怡红院中的环境进一步进行了描述：

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各色仙禽异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上面悬着一个匾额，四个大字，题道是“怡红快绿”。贾芸想道：“怪道叫‘怡红院’，原来匾上是怎样四个字。”……又进一道碧纱厨，只见小小一张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

书中通过“蕉棠两植”的布局构建了怡红院鲜明的色彩象征体系，芭蕉之“绿”与海棠之“红”形成互补关系。这一设计既体现园林美学的平衡原则，又暗含“红香绿玉”的隐喻——红象征生命的热烈，绿则暗示自然的静谧。庚辰本在第十七回到十八回有批语：“于怡红院总一园之看，是书中大立意”，书中将怡红院作为贾宝玉“试才题对额”的压轴之作，足见怡红院在大观园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视觉焦点，更是叙事枢纽。再看在贾宝玉的填漆床上，则以大红销金撒花帐子为饰，红色依旧是主色调。

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迁居大观园之前的住处名曰“绛芸轩”，“绛”即深红，与怡红院之“红”形成呼应。尽管正文中关于绛芸轩的描写很少，但在回目中仍残留了“绣鸳鸯梦兆绛芸轩”“绛芸轩里召将飞符”。撇开关于绛芸轩是否是未改尽的旧稿的争论，从“绛芸轩”到“怡红院”，这一构思是一脉相承的，通过名称的延续性，强化红色作为贾宝玉身份标识的连贯性，而怡红院内大红销金撒花帐子的寝具陈设，进一步将红色从自然景观延伸至私人空间，构成“人—物—境”三位一体的色彩叙事，如此种种都在凸显贾宝玉所居住环境与红色之间是相互关合的。

1.3 命意象征之红

曹雪芹在第一回叙述本书缘起时，构建了一个关于神瑛侍者“造历幻缘”、绛珠仙子“还泪报恩”的神话故事。曹雪芹苦心孤诣构筑的这个神话故事，是《红楼梦》整个故事的发端，支撑起了《红楼梦》全书叙事的重要线索和底层逻辑。绛珠草的“绛”（深红）与神瑛侍者的“瑛”（赤玉）共同构成红色符号的双重投射：绛珠草的血泪象征与神瑛侍者的赤玉原型。林黛玉以“血泪”偿还灌溉之恩，其“红”既是生命本源（草木之赤），亦是情感极致的物化（泪尽而亡）。贾宝玉衔玉而生的通灵宝玉，其灿若明霞的红色与神话中的“瑛”形成呼应，暗示其作为“赤瑕宫神瑛侍者”的宿命身份。这一神话架构通过红色符号的互文性，将人物的命运轨迹（报恩——历劫）与色彩象征（红——泪——玉）深度关合，成为全书“千红一哭”悲剧基调的原始基因。

贾宝玉衔玉而生，因玉得名，通灵宝玉作为贾宝玉的“命格镜像”，与其人生际遇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通灵宝玉的外形在第八回有言道：“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而到了第三十五回时，打络子时，宝钗直言“大红又犯了色”，通过宝钗之口强化其主色调为红，与“怡红公子”的名号形成呼应。通灵宝玉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反复出现，已然成为贯通全文的重要关节，结合通灵宝玉铭文及甲戌、己卯、庚辰各本批语来看，在八十回后尚有“误窃”“凤姐扫雪拾玉”等情节，可以推想，这些情节也将与“疗冤疾”“知祸福”等内容相对应。^{[5][321]}红色的通灵宝玉，与贾宝玉的个人际遇息息相关，通灵宝玉色泽的鲜明与暗淡，实为贾宝玉“通灵——蒙尘——觉醒”的精神历程的外化，由此可知，这也是红色与贾宝玉命意相关合的一个印证。

此外，曹雪芹在给人物命名时，也同样可以看出其匠心所在，细数书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可以发现，名字中有“红”字的人共有4个，分别是小红（红玉）、扫红、嫣红、娇红。其中，扫红为贾宝玉的小厮，仅与茗烟、锄药、伴鹤、墨雨等人共见。嫣红系贾赦求娶鸳鸯不成，费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收在屋内的。娇红亦系贾赦房内丫头，仅在贾宝玉口中提及一次。只有小红在书中有个人的重要情节，这里单说小红。

小红系林之孝之女，小名红玉，因“玉”字犯了宝玉、黛玉的讳，便改叫“小红”，从“红玉”到“小红”的降格，暗喻封建社会底层女性在礼教下的生存策略。作为怡红院中的二等丫鬟，因受压制，不得出头，又因给王熙凤传话，而得到赏识，前往凤姐院中。主要情节有“痴女儿遗帕惹相思”和“蜂腰桥设言传心事”。在现存的脂砚斋批语中有两处涉及到小红的，第一处在第二十六回有：“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第二处在第二十七回有：“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此于千里外伏线也”，由此，可以推断，在后文中可能有贾宝玉被关押后，小红等奔走营救的情节，预示其将在贾府败落后成为红色救赎力量。

总而言之，曹雪芹从衣饰色调、居住陈设和命意象征等多个角度，有意识地为贾宝玉营造出以红色为主色调的生活环境，可以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出贾宝玉最重要的性格特征，即“怡红心性”。

2 “怡红心性”之意涵

第十九回，当贾宝玉得知在袭人家中所见穿红之人为袭人的两姨妹子时，不禁感叹“那样人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呢？”此处，己卯本有批语道：“补出宝玉素喜红色”，可见，喜欢红色是贾宝玉平素的习惯，这一习惯与他所居住的“怡红院”是可以关合的，由此也即形成了贾宝玉的“怡红心性”。贾宝玉的“怡红心性”主要有三层意涵：

2.1 爱“红”之物

一方面，贾宝玉的“怡红心性”主要体现在其对红色物品的喜爱上。第二十一回，贾宝玉央告史湘云打几根散辫子，史湘云为其梳头时，有如下一段描述：

（宝玉）因镜台两边俱是妆奁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不觉又顺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因又怕史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果在身后看见，一手掠着辫子，便伸手来“拍”的一下，从手中将胭脂打落，说道：“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过！”

此处“顺手”二字揭示其行为的下意识性，暗示胭脂于他而言是女性世界的通灵媒介，对胭脂的迷恋并非简单的怪癖，而是对女性生命力的仪式性模仿。在第十九回，袭人与贾宝玉约法三章，其中一件就是“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袭人的约法三章，更将这一行为上升至道德规训层面——胭脂在此成为性别禁忌的象征，宝玉的嗜好实则是以肉身触碰礼教边界的僭越之举。第二十三回，又有提及：

一见宝玉来，都抿着嘴笑。金钏一把拉住宝玉，悄悄的笑道：“我这嘴上才是才擦的香浸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

由此可见，宝玉爱红，尤爱脂粉，爱吃人嘴上的胭脂，这一点在大观园中是人尽皆知的，而大观园众人对宝玉这种癖好亦持纵容的态度。这种集体默许恰恰凸显了宝玉爱红的深层动机——通过吃人嘴上的胭脂（女性妆容的残留）试图消解男女之防的世俗壁垒，完成对女性本质的精神占有。

另一方面，贾宝玉的“怡红心性”还体现在其对花的情感上，他对花倾注了与对女儿一样的真情。第二十三回，贾宝玉在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读《会真记》，当他看到一阵风过，落花满地，不忍心落花为人践踏，故亲自把它们掇在水中，后又在黛玉的引导下参与了两次葬花，葬花成为宝黛精神同盟的仪式。除了第二十三回和第二十七回到第二十八回两处葬花的场景，在第六十二回，还有一处贾宝玉与香菱共同埋葬“夫妻蕙”的情节。

葬花作为《红楼梦》中最为重要的情节，在前八十回中总共出现3次，贾宝玉和林黛玉共同参与了前面的两次，而第三次的参与者变成了贾宝玉和香菱。宝、黛同为“痴人”，心意相通，而在该回的回目上，曹雪芹直言“呆香菱”，此处的“呆”正应与“痴”同义，“呆香菱”对仗“痴宝玉”，恰恰揭示“怡红心性”的普世性。所谓“呆”、“痴”，正是对功利世界的疏离，对“情”之本体的绝对忠诚。

由此可见，“怡红心性”是贾宝玉极具象征意义的人格特质，既体现为对红色物象的本能亲

近,又升华为对自然与女性之美的诗意崇拜。这一性格特征通过嗜胭脂与葬花两个行为得以具象化,前者折射出贾宝玉反叛世俗的赤子之心,后者则隐喻其“情不情”的哲学内核。

2.2 怜“红”之人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引贾宝玉入室,燃起“群芳髓”,命人奉上“千红一窟”“万艳同杯”,显然,此处之“红”已经可以引申为众多的女儿。显然,贾宝玉的“怡红心性”还体现在其对众多女儿的亲近与爱怜上。第二回,即借冷子兴之口展现出其对女儿的亲近,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但还不仅于此,在书中亦有许多宝玉对众多女儿怜爱的事件。

第三十回,写宝玉见到龄官画蔷时,心中只想“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而自己也淋着雨,甚至身上也都湿了却毫不自知,即使跑回怡红院心中还在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此刻,他对女儿的关爱和怜悯之情至真至诚,以至于达到“忘我”的境界。再看第四十四回,叙平儿被打后往怡红院中梳妆,此时在贾宝玉心中却有这样的一段心理活动:

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起俗蠢拙物——深为恨怨。……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因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

通过这段内心独白,可以发现宝玉与追求功名利禄的封建传统男子截然相反,他竟是以女儿尽心为人生乐事。宝玉一生从未在自己的事业上用心,所操心皆是女儿之事,女儿之事即是他之要紧事,女儿之烦恼即是他的烦恼。在帮助女儿解决困难时,他几乎都是设身处地,站在女儿们的立场上共情其身世遭际。

此外,在《红楼梦》中能够与宝玉相交好、彼此亲近的男子,只有秦钟、北静王水溶、蒋玉菡三人,秦钟“有女儿之态”,北静王和蒋玉菡都是前述与红色相关合的男性人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对女儿的怜爱是无微不至的,而且也并不只限于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等小姐,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2.3 悦“红”之灵

仔细搜检贾宝玉与大观园中众多女儿相处的点滴,可以发现,虽然作为大观园中唯一的男性,作为贾府身份尊贵的公子,但他却经常有意识地取悦女儿,这也是贾宝玉“怡红心性”的一个方面。

第三十一回,叙贾宝玉与晴雯闹别扭后,宝玉为了哄晴雯,任由她撕扇解气,甚至还叫人打开扇子匣子任由晴雯拣去,真可谓掷千金买女儿一笑。第五十四回,芦雪广联诗,宝玉落第,被李纨罚往栊翠庵取一枝红梅,宝玉最乐为这种事。次日,看到砚台底下压着一张纸,乃是自称“槛外人”的妙玉送来的粉笺,正欲回时,只管提笔出神,半天仍没主意,遂出门往黛玉处请教。路上刚好遇见邢岫烟,在她的指点之下,最终以“槛内人”回笺。作为大观园中仅有的男性角色,在满是女儿的世界中,贾宝玉对女儿满是怜惜,常常是放下身段去取悦女儿的表现,这里不难看出,在他的世界中,尊重女性,让女儿们由此获得快乐,也是他的一种追求。

归根结底,贾宝玉的“爱红”“怜红”“悦红”实际上是“体贴”的表现。甲戌本第五回有批语曰:“宝玉一生心性,不过体贴二字,故曰意淫”。可以说,贾宝玉的“怡红心性”就是“意淫”的外在表现,而“意淫”也即“怡红心性”的精神内核。

“意淫”一词始见于吕岩的《戒淫文》,具体到《红楼梦》中,张锦池认为:“金钏儿的死与他自己的挨打,使他认识到人生问题的严肃性。自此,这种纨绔习气在他身上消失了,代之以对奴婢们更关心、更体贴、更同情,无一丝杂念。”^{[6]102}李希凡则认为:“作为‘千古情痴’的贾宝玉,在他生活中对大多数少女的‘用情’,被叫做‘意淫’(‘淫’字此处应作过分解)也好,叫做‘情不情’也好,却显然都是超越了儿女私情的界限,表现了尊重、体贴、至爱、平等相待的新的感情境界,具有初步民主主义人道精神的新内容,吹拂着人性觉醒的青春气息。”^{[7]574}

刘上生则表示：“意淫就是对少女（女儿）的纯真爱心，表述得周密一些，就是以男性的自省意识为基础的女性美崇拜，就是对体现青春美和人性美的少女的尊重、爱慕、体贴、同情之心。”

[8]259,260 卜喜逢则指出：“从小说中的‘意淫’之意来看，针对着的是‘皮肤滥淫’，体现的是真与美，以及对‘真’与‘美’的体贴。”[9]41 王征又提出：“宝玉的意淫既不只局限于精神领域，但也没有达到成人式的肉体欢悦，而是处于一个中间状态——玩赏。对喜爱的女儿们的玩赏也是宝玉纯情、痴情的一种表现。”[10]139

在与贾宝玉人物性格的讨论中，关于“意淫”的内涵的讨论历来受到关注，从以上引述的内容来看，可以看出，“意淫”这一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怡红心性”是一致的，同样表现在贾宝玉对围绕着他的众多女儿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的关怀上，换言之，“怡红心性”与“意淫”实际上形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

3.贾宝玉的“怡红心性”与曹雪芹的“悼红情结”

《红楼梦》第一回提到创作过程时，特别言及：“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第五回，又有《红楼梦引子》，曲曰：“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饱含着曹雪芹“悼红情结”的作品。

在厘清贾宝玉“怡红心性”的缘起与意涵后，可知曹雪芹通过宝玉的“怡红”行为隐晦投射出自身对美好事物消逝的哀悼，使虚构角色成为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艺术载体。贾宝玉的“怡红心性”与曹雪芹的“悼红情结”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二者在情感基调、审美取向和悲剧意识上存在多重呼应。

3.1.从“咏红”到“悼红”

翻检《楸亭集》，我们可以看到一首曹寅的《咏红述事》，诗曰：

谁将杜鹃血，洒作晓霜天？客爱停车看，人悲仗节寒。昔年曾下泪，今日怯题笺。宝炬烟销尽，金炉炭未残。小窗通日影，丛杏杂烟燃。睡久犹沾颊，羞多自倚栏。爱拈吴线细，笑润蜀丝干。一点偏当额，丹砂竞捣丸。弹筝银甲染，刺背□□（原底本缺二字）圆。莲匣鱼肠跃，龙沙汗马盘。相思南国满，拟化赤城仙。[11]403

此诗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庚申[12]119，在全诗22句中，大量运用了与红色有关掌故事典与诗歌名句，对仗工整，辞藻华丽。但所述之事情扑朔迷离，让人无法捉摸，刘上生认为：“题中咏‘红’的红，是以爱情悲剧女主人公为中心和标志的复合意象”[12]73。沈治钧则认为：“曹雪芹从祖父的这首隐晦难懂的诗篇中，可以感受到悲凉、感伤、柔情、惆怅、激愤与无奈。……曹诗整体叙事的布局，基本上与《红楼梦》的回环结构相同，即首尾衔接，完满构成‘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第一回）的生命循环。……《红楼梦》与《咏红述事》在结构、形象、意蕴与情调上的相似性或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12]124

正如刘上生所说，从《咏红》诗中，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曹寅对“红”有着炽热情感，如前文所述，从《红楼梦》中也可以深刻体会到曹雪芹的“爱红”倾向。曹寅所咏之红，与曹雪芹所悼之红，都是以女儿为主体的悲剧故事。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达的“悼红情结”与曹寅《咏红》诗中所要表达的情感是有一定关联的，也是一脉相承的。

3.2.从“追忆”到“彷徨”

第一回开篇有一段“作者自云”的话：“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有一方面原因就是追忆当年闺阁中的闺友闺情，要为闺阁昭传，而作为女性角色的象征色，自然要成为书中的主色调与主基调，故而作者在刻画贾宝玉与闺中女儿之间关系时，有意识地凸显了“怡红心性”的特点。

曹雪芹极力将贾宝玉塑造成一个“喜聚不喜散”的形象，但是事实却并不能让贾宝玉得偿所愿。前文已经述及，贾宝玉第三次“葬花”的情节在第六十二回，此处“葬花”发生在贾宝玉生

日这一天。而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即重点描述在贾宝玉生日这一天的晚上，怡红院中的众多儿女为贾宝玉贺寿，共掣花签，都得到了各自象征的花签题词与诗句，再联系第六十二回的“葬花”，实则意味着大观园中众多女儿终将被埋葬，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贾宝玉不可能与姐妹们长久地在一起。在第二十八回开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顽石”的体会，也可以看作是贾宝玉的潜意识：

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由此可见，宝玉在其潜意识中是明白自己无法真正做到与姐妹们时时刻刻待在一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抄检大观园后，迎春、探春、晴雯等都相继离去，贾宝玉势必变得孤独，所以他动不动就要做和尚，还要化成飞灰，这些都是贾宝玉精神上的彷徨与无所适从，无法找到自己的出路。朱彤即认为：“这种消极的思想却包含着积极合理的内核。它是处在历史变革时期中没落阶级里的有识之士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是这些人对社会人生怀着深沉的悲哀和痛绝之情，看到自己出身的阶级和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表现。”^[13]

3.3.从“情不情”到“有情”

贾宝玉有“情极之毒”，据脂批透露，宝玉在全书末位的“警幻情榜”上有考语，为“情不情”。关于“情不情”，第八回有批语曰：“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第二十五回中，批语进一步解释：“玉兄每‘情不情’，况有情者乎。”周汝昌认为：“情不情”就是“以‘情’心来对待那一切无情、不情之人、物、事、境”。^{[2]44}李希凡则认为：“大观园女儿国的血与泪，都在浸润、哺育着贾宝玉的‘情不情’！无论是警幻仙子名之为‘意淫’也好，‘情榜’称之为‘情不情’也好，它都超越了儿女私情的界限，深刻地表现出贾宝玉对‘人为万物之灵’的‘女孩子’们（不分小姐和丫头）应有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尊重，也呈现在他体贴、关爱与平等相待的新的感情境界里。用今天的语汇讲，可称之为那个时代的‘人文的关怀’，吹拂着人性觉醒的青春气息，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人道主义的新内容。”^{[14]158}当然，类似的解释还有许多，贾宝玉的“情不情”，实际上就是曹雪芹的内心追求在尘世中的投影，主要侧重于强调对人的体贴、关怀与平等的思想，而显然，这样的思想在贾宝玉的身上是难以完全实现的。

从曹雪芹对贾宝玉“情不情”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他对“有情”世界的追寻。叶朗指出：曹雪芹所追求的“情”，是与汤显祖一脉相承的，他们都在追寻“有情之天下”，那是他们心中的春天。但是彼此所不同的是，汤显祖追寻的“有情之天下”是在梦中的，曹雪芹所追寻的“有情知天下”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是“儿女之真情”，包含着“情”自由、解放、人格的平等和爱的尊严。^{[15]5-16}

作为曹雪芹内心理想在《红楼梦》中的投射，贾宝玉始终对洁净世界的女儿给予温暖、关怀和体贴，这一种关怀植根于大观园这片沃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随着女儿们的相继离去，大观园势必轰然倒塌，贾宝玉也走上了“悬崖撒手”的道路，但是，贾宝玉终其一生都被曹雪芹寄予寻找“有情之天下”的理想，出走大观园，或许正是对内心世界的另一种追寻吧！

第七十八回，晴雯逝后，贾宝玉以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四样为祭，与第五回中警幻仙姑所给贾宝玉奉上的千红一窟、万艳同杯遥相呼应。

总而言之，贾宝玉的“怡红心性”不仅是其人格特质的核心体现，更是曹雪芹的“悼红情结”在《红楼梦》中的艺术投射。通过对红色符号的多维建构——从衣饰配色、居住陈设到命意象征，曹雪芹为贾宝玉量身定制了一个被红色环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贾宝玉是怡红公子，是绛洞花主，他以“怡红”之名，时刻爱红、怜红、悦红，始终守护着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洁净女儿。作为“情”的化身与“美”的守护者，贾宝玉的“怡红心性”具体表现为对红色物象的嗜爱、对女儿的深切怜惜以及对女儿灵性的悦纳，这些行为共同构成了其“意淫”精神的外化，即超越世

俗功利、追求平等与共情的生命美学。而这一心性的背后，隐含着曹雪芹对家族记忆与时代悲剧的双重书写。从曹寅《咏红述事》的诗意寄托，到曹雪芹《红楼梦》中“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集体挽歌，“红”不止是生命美好的象征，更是其必然凋零的隐喻。最终，大观园的倾覆与宝玉的“悬崖撒手”，折射出曹雪芹对“有情”世界的追寻与幻灭，在无情现实中坚守对生命本真的悲悯与敬畏。以“怡红”之乐反衬“悼红”之痛，以宝玉之痴情见证一个时代的消亡与不朽，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一形象，完成了对红色意象的升华，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对人性光辉的礼赞与哀悼。

参考文献:

- [1] 周汝昌.红楼梦十二层[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5.
- [2] 罗竹凤. 汉语大词典(第七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 [3] 曹莉亚. 《红楼梦》颜色词计量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2.
- [4] 沈炜艳. 《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研究[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 [5] 《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微语红楼(二)[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8.
- [6] 张锦池.红楼梦十二论[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
- [7] 李希凡. 李希凡文集(第一卷)[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4.
- [8] 刘上生. 走近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论[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9] 卜喜逢. 《红楼梦》中意淫的解读[J]. 曹雪芹研究, 2018, (04): 41-51.
- [10] 王征. 玩赏: 贾宝玉“意淫”的一种心理学阐释[J].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 2021(1): 129-140.
- [11] 曹寅. 楸亭集笺注[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 [12] 沈治钧. 曹寅《楸亭集》读札[J]. 红楼梦学刊, 2009, (03): 118-155.
- [13] 朱彤. “从猿到人”——孙悟空、贾宝玉思想性格纵横谈[J]. 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 (02): 112-113.
- [14] 李希凡. 李希凡文集(第二卷)[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4.
- [15] 叶朗. “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 叶朗谈《红楼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